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第一百二十五回 丁人虎面稟細根由 王守仁預設反間計

話說丁人虎口到城中，將隊伍安排已定，便至王府覆命。宸濠一聽丁人虎回來，即命他進見。丁人虎趨至殿前，見宸濠與非幻道人、余七、李自然、李士實、劉養正等在那裏飲酒。丁人虎代宸濠參見已畢，侍立一旁。宸濠便問道：“爾將尸骸掩埋清楚了？”丁人虎道：“稟刃歲：不曾掩埋。”宸濠道：“孤家派汝去作何事？為什麼不掩埋呢？”丁人虎道：“並無一具尸骸，使末將如何埋法？”宸濠聽了這句話，就有些疑慮起來，因怒道：“汝那裏如此糊塗，上日經天兵天將殺了一夜，將王守仁一座大營、二十萬雄兵全行殺戮殆盡，怎麼沒有一具尸骸？這定是爾偷懶，不曾前去，回來謊報。速速從實招來！”丁人虎道：“兀歲且請息怒。末將既奉刃歲之命，焉敢不去，謊言稟報？兀歲在上，末將有言容稟。”宸濠道：“既有話，快快說來！為什麼如此礙口？”丁人虎道：“末將所以不敢驟稟者，恐觸刃歲之怒，恐貽非幻仙師之差。既兀歲要末將從實稟陳，尚望刃歲勿怒。只因末將帶領兵隊前去，到了那裏，不但見大營，連一具死尸也瞧不見，心下頗為疑惑，暗道：‘難道這裏非是王守仁扎營的所在麼？’當下便尋問土人，旋據土人說道：‘這所在正是王元帥扎營的地方。’末將又問土人道：‘既是王守仁在此扎營，為何不見他一兵一卒呢？’土人道：‘王元帥早拔隊走了。’末將更是驚疑，因又問他何時走的，土人道：‘是前夜初更時分拔隊。聞說退守吉安，避什麼妖法。恐怕三軍受害。還有一件奇事：王元帥拔隊未有一會，約到二更時分，只聽得半空中有刀軍萬馬廝殺之聲，斗了有兩個更次，方纔平靜。那時，只以為王元帥與敵人開仗。及至明日起來，方知王元帥早已退去，不知道夜間那一片喊殺之聲是從何處來的。’末將聽了此言，因纔悟道王守仁的大營早已退去，自然是沒有尸骸了，因此纔回來覆命。”

宸濠聽了這番話，直嚇得坐立不安，神魂出竅。再看非幻道人，也是目瞪口呆，坐在那裏一言不發。宸濠因問非幻道人道：“仙師，這真可奇怪了！前夜孤親眼見仙師遣神召將，分明那金甲神遵旨而去。凡人或者說謊，神將斷無謊言。而況據土人所說，聞得人喊馬嘶，廝殺了半夜，這更是的確有據。既然殺了半夜，又何以沒有一具尸骸？既是王守仁退走吉安，又何以有人廝殺？這可真令人難解了！”這一番話，把個非幻道人問得目瞪口呆，一句話也回答不出。只見他面紅過耳，羞愧難禁。還是李自然在旁說道：“在某的愚見，那傀儡生亦復不弱，莫非此事早為傀儡生知道，預令王守仁先期逃避？再施用法術，無非為李代桃僵之計。天兵天將只知逢人便殺，斷不料是傀儡生暗用替代，所以廝殺了半夜，等將假變的兵馬殺完，然後便來繳旨。這事須要探聽實在的。刃歲可一面命人前往吉安，打聽王守仁是否駐扎該處；一面使人仍到王守仁原扎大營的所在，就地細尋有什麼可異之物，尋些回來，便知明白了。”宸濠聽了李自然一番話，也甚有理，當下仍命丁人虎前往王守仁原扎大營之處，細尋可疑之物；又差細作前赴吉安，打聽王守仁消息。

兩路的人皆奉命而去。這裏宸濠又望非幻道人說道：“若果如李軍師所言，王守仁那裏有此等異人保護于他，更使孤曉夜不安了。但不知仙師尚有何法，可將傀儡生擒來、王守仁捉住呢？”非幻道人此時也不敢過於滿口答應，只得說道：“豈無妙法？容貧道細意商量便了。”余七在旁又復進言，說道：“兀歲勿憂，非幻師兄定有妙策，務要將傀儡生制服過來，方雪今日之恥。且等吉安打聽的人回來，再作計議便了。”宸濠也是無法，只得答應。

正要大家各散，忽見值日官報進來：“今有雷將軍差人前來報捷，已于三月初六得了九江。”宸濠聞報，不覺轉憂為喜，當命將人帶進問話。值殿官答應出去，即刻將人帶進，原來是個旗牌。那旗牌走至殿前，先行跪下，給宸濠磕了頭。宸濠便問道：“雷將軍何時攻破九江，汝可從實說來。”那旗牌道：“雷將軍自從在南昌拔隊之後，即星夜間道馳往。三月初五夜行抵九江，並未安營，連夜便去攻打。九江府雖有防備，爭奈兵力不厚。我軍攻打甚急，直至次日午後，九江城堅守不住，被我軍攻打開來。當即進城尋找知府，業已自刎身亡。所有在城各官，逃走殆盡，並無一個歸降。現在雷將軍安民已畢，又于該城中舉出一個舉人，名喚徐國棟，權篆知府印務。又畜了兩名牙將，相助徐國棟理事。現下已帶領人馬進圍安慶去了。雷將軍怕兀歲憂煩，特命旗牌回來報捷的。”宸濠聽了這番話大喜，當下命旗牌退去。又向眾人說道：“九江既得，安慶亦可順流而下了。只要安慶再得過來，孤便可督兵東下了。”劉養正道：“此皆刃歲的洪福。九江不失一人，不折一矢，唾手而得，真是可喜可賀！”宸濠道：“但願以下諸城皆如此易易，孤便高枕無憂矣！”說罷，大家退去。

且說王守仁大隊退至吉安，當下扎定營寨，正是憂心如焚，仍擬進兵攻打。忽見探馬報進營來，說是九江失守，被賊將雷大春于三月初六日攻破。知府魏榮章自刎身亡，在城各官逃亡殆盡。王守仁一聽此言，好生憂慮。一面打發探子出去再探，一面著人去請吉安府知府伍定謀前來議事。

一會兒，伍知府到來，王守仁接入大帳，分賓主坐定。伍定謀開口問道：“大人呼喚卑府，有何見諭？”王守仁道：“方纔探子報來，九江府于三月初六日被賊將雷大春攻破，知府魏榮章自刎身亡。逆賊如此猖獗，已成蔓延之勢。九江既失，必然進攻安慶。

若安慶再一失守，該賊必順流東下，以取金陵，這便如何是好？貴府身膺民社。也是朝廷重臣。尚有何策？某當得聞教，以啟愚蒙。”伍定謀道：“大人說那裏話來。以大人掌握雄兵猛將，名將謀士如雲，卑府有何知識，可以設籌？還求大人以運籌帷幄之功，定決勝疆場之策。早擒逆賊，上分家吁之憂；即率雄師，下保生靈之苦。則天下幸甚！朝廷幸甚！”王守仁道：“貴府未免太謙了。但某有一計在此，與貴府商量，不知尚堪試用否？”伍定謀道：“大人既有妙策，卑府願聞。”王守仁道：“某擬以反間計，促令逆賊即速東下。一面再縱間諜泄之，逆濠必不敢出。或即不疑而去，必率全師以行。

若果如此，南昌必致空虛。然後出奇兵先襲南昌，斷彼歸路。彼聞南昌既失，輕重悉具于此，彼必回軍力爭。一面再出輕銳，問道抄出逆賊之後，夾擊過來，使他腹背受敵。

似乎有此一舉，該逆當無所施其伎倆矣！不識貴府以為然否？”伍定謀道：“大人識高見遠，非如此不足以制服逆濠。”王守仁道：“雖然如此，某所慮者，兵不足耳。以某現統之兵，不下十數萬，合全力以攻南昌，似乎不致見弱；而抄出逆濠之後這一路兵，就分不出來。若以我軍分道而進，又未能以厚兵力，則便如之奈何？現在當先將這路兵籌畫出來，然後我軍攻其前，奇兵擊其後，方可設策不虛。不然，亦紙上論兵，徒托空言而已。”

伍定謀聽了這番話，沉吟良久，因道：“大人何不學陳琳，草檄召取天下諸侯，共起義兵以討逆賊呢？”王守仁被伍定謀這句話提醒過來，當下說道：“微貴府言，幾使某夢夢如睡矣！這檄召諸侯，共誅逆賊，真是大妙！大妙！某行營無筆札之輩；某亦意亂心煩，不堪握管。貴府珠璣滿腹，下筆刃言。敢煩即日作成，飭人傳送，庶義旗之舉，不越崇朝，討賊之後，即成旦暮了。”伍定謀道：“卑府才識淺短，何能扛此椽筆？還求大人主稿為是。”不知王守仁能否答應，且聽下回分解。